

《台灣參與WHO—由SARS談起》座談會討論紀要

蘇芳誼 / 記錄整理

衛生署企劃處陳毓璟小姐：

聽了剛剛各位學者專家的意見以後，我有一個很深的感受就是：到底台灣為什麼要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我覺得這個問題並不是說，國際上面對我們的訴求不認同，而是我們台灣跟全體國人對這個訴求還是有些模糊。我比較贊同的是董事長剛剛講的，讓我們這個訴求從政治大於健康，轉而變成是健康重於政治。因為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我們強調本身是一個健康的實體，在SARS這個部份的確是有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個必要性，所以大家才會對我們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這件事情上，能夠加以支持。假如我們認為台灣的公共衛生水準很好，而且我們也有這樣的能力可以自己獨立對抗SARS，我們不需要其它國家支持的話，我們也沒有說，現在一定要參與這個世界衛生組織。因為我們認為國家的主權重於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這件事情上，我們也認為國家的主權重於我們對於人民健康的重視。

所以，我認為我們國內對這其中的共識，遠勝於國外，我們如果沒有瞭解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台灣沒有辦法自己

獨立於整個世界各國之外，台灣也沒有辦法獨自對抗一個新興傳染病，如果自己連這樣的一個共識都沒有的話，加入這樣一個團體就沒有意義了。台灣之所以要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是因為我們需要獲得最新防疫的資訊以及與國際健康組織交流的機會，這彰顯了政府重視人民的健康遠勝於我們的國家主權，這並不是說國家主權不重要，而是在我們作任何決策前，各項要素的優先順序，國內有個共識，否則我是認為5月中旬要加入WHA的時候，還是會遇到困難。至於說這次SARS事件是不是一個加入WHO的契機？因為我看不出來，若從現在這樣情況看來，我們還沒有產生一個共識。因為我們沒有共識，我們也就沒有一個確定的策略因應，未來應該怎麼做？所以，我也看不出來，我們推動加入世界衛生組織，該如何透過SARS這個議題，進行有效的宣傳。假如我們還是講不出來一些具體宣傳方案的話，我覺得我們要加入世界衛生組織這件事，還是會遇到很多困難，這是我的想法。我不是說忽略我們台灣的主權，因為我覺得，在一個變化迅速的新世界，台灣怎麼可能說

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而不需要他國的協助，無論我們的公共衛生、醫療水準再怎麼好，達到怎麼樣的水準，我們還是需要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的機會，至於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的機會是不是遠勝於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國家主權，我覺得這個東西是不是先要在國內建立共識。在和平醫院爆發SARS疫情之前，媒體所顯現出來的資訊，台灣看起來做得還不錯，似乎不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對我們也沒有什麼影響；或許，其它的國家還會說，台灣很笨，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之後還要繳會費，既然台灣自己可以做得很好，為什麼一定要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呢？我們都要跳出去。可見，並不僅僅是外國人有這樣子的想法，或許我們自己國內的知識份子也會有這樣的想法。如果我們自己不團結，沒有共識，我們怎麼樣共同去一致對外以爭取權益？

郭來富女士：

這是實體的問題，因為我們健康的政治實體要對抗不健康的病毒，我們才能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我們自己的政治實體不健康、不衛生，所以無法加入世界衛生團體，重點是我們國家主權、認同的政治問題，是超越基本衛生的問題。剛才陳隆志董事長說要用衛生超越政治，這是不可能的，為什麼？我們的政治不健康，所以衛生要超越政治很難，我們必須具備健康的政治實體，才能夠讓世界衛生組織接納台灣。

台灣為什麼不能參加WHO？最大的問題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全世界都認為是這樣的話，台灣根本沒辦法參加。所以，我們必須讓全世界瞭解，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我們要利用SARS病毒的超限戰，其

實它是偷襲台灣，就像以前恐怖份子偷襲美國的九一一事件、日本偷襲珍珠港一樣，SARS是從中國傳來的，而且剛剛幾位專業的教授都提到過去中世紀的黑死病，傳了一百年才結束，所以我們要非常嚴肅來看這個問題。假如我們不用健康的政治實體來對抗這種不健康的病菌的話，我們沒辦法加入WHO，所以這是真正的問題。大家是生命共同體，兩千三百萬人民都是我們親愛的同胞，大家要共同努力，並請陳總統向國際社會宣佈，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做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他是有責任保護兩千三百萬人民的生命與安全。另外，我也同意今年是最好的時機，台灣能夠參加WHO，成為會員國。

中央社記者黃明興先生：

今天討論參加WHO的重點，好像著重在台灣SARS疫情成為世界防疫的缺口上，我認為這並沒辦法說服世界衛生組織，使所有會員國瞭解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將有何具體貢獻？我們真的要對國際社會有貢獻的話，就應該不分是否為邦交國或不是邦交國，我們必須主動提供第三世界落後國家必要的醫療服務與協助。我們真能對世界各國有所貢獻，才有助於台灣爭取參與WHO的機會，或者WHO可能會要求我們參加的可能。再者，假如在這次SARS防疫作戰成功的話，我們是不是該考慮到，如何把我們的經驗，不只是防治SARS經驗，還有對於防治其它各種疾病的經驗，無私貢獻給其它國家去。

東南技術學院楊家昇先生：

今天來這邊參加這次座談會，心裡感慨蠻深的。因為我是一個實質的受害者。舉一個例子，我妹妹在美國開店，差不多在

七、八年前為了照顧我妹妹而到美國，此次SARS在台灣發生後，譬如說我要到美國或是我姊姊要到美國，我媽媽都會很難過的說你不要來，我問為什麼？我又沒得到SARS，只要美國政府接受我入境的申請，我就可以進去。她說不是這個理由，你來美國之後，就會影響到我們店的生意。事實上，我媽媽說她並不怕得到病，就算我得到SARS，並傳染給她都沒有關係，母子的親情是不能因為SARS而隔離。但是你一來美國，你妹妹怎麼辦？因為你來自台灣，在美國的顧客們會害怕，就算你沒有得到SARS，也會影響到我們生意。我僅只想到這個小問題，不知道在座各位有碰到這類切身之痛嗎？我已經一年沒有見到我媽媽，我現在只能在電話裡跟我媽媽講話。從這件事情我得到一個印證，有些事情我們迫於無奈，我們要怎麼辦？這是第一個論點。

第二個論點我也很感慨，今天我們有外交部的司長，我講這樣也許對我們的外交工作人員可能不太禮貌，但是我語重心長，我們的外交工作還需要加強。為什麼？因為我媽媽七、八年前剛去美國的時候，當地的美國人，竟然跟我媽媽說：你們國家的總統江澤民最近表現不錯。我媽媽回答他說，江澤民不是我們國家的總統，我們國家的總統是李登輝，對方又問李登輝是誰？因為中國的關係，很多外國人已經把台灣跟香港、澳門一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我舉出這件例子，是要告訴政府，為什麼我媽媽會這麼擔心台灣？因為所有台灣關於SARS的新聞播出來後是會嚇死人的！以前在美國的電視中看得到中天的節目，同時也看得到中國大陸製作的節目。以前中國大陸製作的節目播很

多，最近自從中國爆發這個SARS疫情之後，中央電視台對SARS的新聞報導反而很少，台灣的記者不知道怎麼回事，一打開電視所得到的新聞全部是和平醫院傳出病人要自殺、跳樓等消息，在美國聽到台灣出現這種消息，產生的後果實在難以估計。難道政府沒有辦法好好處理一下嗎？雖然新聞自由很重要，難道不該有的鏡頭，政府就讓電視公司自由播出？在新聞播出之後，很快就會傳遍全世界，原本一件沒有很嚴重的事，最後也會嚇死人，害得我想去看我媽媽都不能。為什麼要這樣殘害自己的同胞，這些新聞媒體難道沒有自我約束的能力嗎？台灣最近很奇怪，我們一打開電視所播出的節目，全都跟SARS有關，不管消息正確與否，全部都播到美國去，我們事前有沒有作好管制？事實上，新加坡、香港反而比我們嚴重，香港因SARS而死亡人數約一百多人，這個消息在美國播出後，所受到的注意，反倒不如台灣所發生的和平醫院、仁濟醫院事件。

此外，假如把今天的題目改一下，誰今天來參加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就能夠知道，如何永遠不會得到SARS，我想今天這棟大樓一定會擠滿很多人。現在的民眾要的是，怎樣做對他們最有幫助，現在人民才不會在乎台灣是否加入WHO，人民該如何活下去，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我們要瞭解目前的狀況如何，政府該如何作，提出什麼樣的對策等。我很語重心長的提出來這個觀點，我認為我們耗資太多的人力、物力在不該做的事情上。

陳隆志董事長：

個人所受的親身之痛，SARS在全球化發生的效果就是這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的一個工作重點，是要如何來幫助台灣加入WHO這種國際組織，舉辦座談會主要是邀請媒體參與，在座幾位是我們時常舉辦研討會較有出席的幾位，我們也一併邀請來與會。就如你所講的，台灣每一個人大家特別關心，支持加入WHO的人是有，但是也有些人只關心個人健康及家庭，這是最起碼的。前些日子有些人稱SARS是「中國肺炎」，SARS來自中國，危害到周邊的國家，甚至全人類；就我個人而言，覺得SARS問題，是一個千萬不可忽視的問題。在座幾位與談人都在強調，現今的危機如何來變成轉機？今日座談會的重點不是討論每一個人如何來防煞抗煞，這是衛生署及政府其它醫學衛生專業界的重點任務。

我們所特別關心的是WHO，WHA在5月19日在日內瓦要開會，今年台灣是否可以參與？我是很希望因為SARS在台灣肆虐的情形，喚起國際上注意台灣無法參與WHO的事實；假使其它各國切身感受到台灣被排除在WHO之外的不合理性時，就會覺得台灣不能參加WHO，不但是台灣的問題，也是整體國際社會的問題。台灣應該是全球防疫的一部分，絕對不是透過網際網路傳遞資料，或是派幾位專家到台灣來交流就足夠；WHO需要台灣，台灣也需要WHO，台灣一方要參與國際衛生防疫體系，另一方面要為國際健康水準的提昇盡力貢獻。

台灣在醫療衛生方面，實際貢獻不少，根據外交部、衛生署寫出來的推動台灣加入WHO的說帖，這幾年我們一再強調台灣在這方面不是只希望WHO對台灣有所幫助而已，台灣本身也願意以台灣的衛生水準，以台灣在國際的奉獻，繼續在這方

面打拚，這類從事國際醫療援助的事情一般人不是很瞭解，不過這是政府所強調的一部分。

去年我覺得加入WHO是一個好機會，最後沒有辦法加入。就問題的本質來講，台灣要加入WHO確實是一個健康衛生的問題，也是一個政治的問題。這個政治問題的本質，我們不能希望它不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根本就表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假使我們對中國的宣示，沒有提出我們具體的抗議時，長期累積之後，國際社會自然就接受「台灣是中國一部分」這種與事實不合的說法。就像剛才楊先生所說，國際社會上還是有人錯認台灣為中國一部分，雖然我們一再堅持台灣不屬於中國的事實。不論國際社會如何認定，我們政府一定要展現自主的力量。因此，我覺得明年我們要繼續關心台灣加入WHO的議題時，政府應該採取更為積極的策略，以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身份，申請成為WHO的正式會員國。為什麼台灣要成為WHO的一個正式會員國？世界衛生組織的憲章與很多聯合國系統的國際組織憲章不同，一般要加入就要獲得三分之二以上會員國多數的同意，但是加入WHO則只要二分之一以上，觀察員也是用二分之一的多數。台灣成為WHO的會員國的另一個好處，只要台灣成為WHO的會員國，就是不必再經過申請，就可成為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的會員國。

所以，我感覺今後台灣要加入國際組織時，無論是加入聯合國或是WHO都是困難度很高的事情，但是要加入WHO與聯合國這都要同時進行。我們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會遇到一個困難，就是

安全理事會中國的否決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十五個理事國中（五個常任，十個非常任），沒有一個國家與台灣有正式的外交關係。所以，如果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投票的結果為十五比零的時候，對我們的打擊會很大，但是在WHO內，我們有相當數目的邦交國，他們可以支持我們。因此我個人覺得加入聯合國與加入WHO應相互為用。台灣在加入WHO的過程中，不會面臨到像聯合國安理會內否決權的問題；我們現在不要只說是健康衛生的問題。是健康衛生的問題沒有錯，但也是台灣主權國家的問題，台灣的政府應該在適當的國際組織，表達出我們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之勇氣，不要因為國際社會不支持就不努力，我們還是要說服世界各國爭取支持。今年歐盟國家表達支持台灣成為觀察員的態度。我曾問美國國會議員，你怎麼會支持台灣以觀察員參加WHO，而不是做正式會員？他的回答是你們政府是要求我們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的決議。

諸如此類，我們一定要很堅定，不要以為做觀察員比較容易達成目標，實際上我覺得不論是觀察員還是正式會員，兩者的困難度是一樣的，既然這樣，台灣要做正式的會員，就不要再經過觀察員這一關。

台灣面對SARS危機的同時，看是否可以將危機化為轉機，先前洪茂雄教授提出建議，將負面的SARS，轉變成一個積極面的運動：S—Solidarity強調大家團結；A—Attention大家要注意提高警覺；R—Responsibility，大家要負責；最後的S—Security，全面性每一個人共同參與，發揮參與的精神、政府民間的合作，尤其每一個人發揮負責的精神。在這次的危機，當香港與中國廣東疫情開始氾濫之時，我們好像沒有採取必要充分的準備。希望此次的教訓能夠喚起全民共同合作對抗SARS，大家同心協力、負責的作法，可使台灣走向光明之路，開展新局面。感謝每一位與談人、媒體朋友的參加。